

“我们曾经在江里追着鱼打……”

捕过中华鲟的张锦成了巡江护渔人



“江猪子”回来了
钓鱼的爱好也放下了

2024年12月23日中午，张锦忙完中华鲟生态调查回到父母家，时针已指向了下午1时。母亲坐在门口外侧，远远看到他，起身去了后院厨房，端出热乎乎的大白菜烩肉圆子。一大盆饭菜，张锦大口大口吃完。他说，“狼吞虎咽”是在船上养成的习惯，因为钓鱼时常错过饭点。

张锦自己的家，窗明几净，地面整洁。他说这也是船上养成的习惯，因为一条小船风里来雨里去，干干净净才像家。

双柳渔业队的码头已经拆除，巡护船目前都停放在渔政码头。从上游的龙口闸到下游的挖沟闸，长江双柳段长约20公里的沿江区域都是张锦巡护的“领地”，每天两次巡查，现场劝钓，拍照、上传。

劝阻的对象，是那些使用非法钓具钓鱼的人。刚开始，个别人“打游击”，带着梅花钩、三本钩东躲西藏。但哪个湾滩、河汉有鱼，什么时段、什么天气有鱼，张锦心知肚明。接到举报，他快速赶到现场，一查一个准。

有垂钓者不理解，“多钓一条两条鱼算什么事？”他讲述自己的打鱼经历：“你多一条他多一条，以后哪里还有鱼？”

渐渐地，垂钓者的小动作少多了。

巡江4年，张锦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沐鹅洲，当初打起“厚福”的地方。他说那儿是个“鱼窝子”，得盯紧些。

开心的是“江猪子”回来了。2024年的春天，张锦曾在正在建设中的双柳长江大桥附近水域，一次看到10多头江豚。

2024年12月24日下午，正在巡江的张锦又一次和江豚偶遇。冬日暖阳下，在距离船只大约30米处，一个胖墩墩的身影一次又一次跃出水面，似乎是在跟他打招呼。

下午5时，张锦把船驶回渔政码头。途中，他的手机响起，是渔民安置联络员的来电。“每年这个时候，她都会打电话问我有没事做。”接通电话，张锦告诉对方：“人还在渔政巡护队里，蛮稳当。”

近一年来，张锦的工资涨到2100元，有时他会打打零工贴补家用。渔民身体好，能吃苦，泥瓦、搬运都能干。张锦发现，他和他的渔民伙伴，好像越来越适应这种变化。

2024年6月10日，长江新区阳逻水域，张锦的20位渔民伙伴成功捕获了一条暹罗鳄，化解了武汉江边出现鳄鱼的风险。他们欢呼雀跃，因为自己的一身本领还能派上用场。

成为巡护员的4年间，张锦也遇到一些不适应。过去小鱼小虾随便吃，现在想吃鱼，只能去市场买。而且自从做了巡护员，江边钓鱼的爱好也放下了。70岁的老父亲总是唠叨：“你现在是巡护员，只要钓1条鱼就说不清了。”

好在，看着江里的鱼一天天多起来，张锦心底曾经的疑问“我能干啥”，也有了答案。

文/记者金文兵 黄师师
图/记者胡冬冬

造了大船打到中华鲟 “十年禁渔”通知来了

新洲双柳，有一片长年冲刷淤积而成的“六十里双柳地”。这里过去人烟稀少，一些渔民在江滩搭棚暂住，逐步安了家。张锦的家就在这里。

张锦祖辈是从江西迁来的渔民。“父母生养我们弟兄3人，从小就我和哥哥、弟弟带在船上。”那种在船上晃悠悠的感觉，填满了张锦整个童年。

1997年，15岁的他开始打鱼。

父亲最先教的是织网。“这个，真的难。”张锦比画着手势，形容织网是个费时费力的手工活。10多岁正是好动的年龄。为了织网，张锦坐在船边，一待就是一下午。手要足够灵活，他要握紧网梭带着网线转、穿、引、扣，织出一个个网眼，再串起来。

“网不结实，就容易破网跑鱼。”相比织网，张锦更喜欢打鱼。一条“流网”几百米长，顺着上游下网，一直往下游漂，就可以打到大鱼。

6—10月是打鱼的旺季，长江里的铜鱼多的是，还有鲢鳙等四大家鱼，胖胖的江鲢也不少。秋凉后，膏肥籽满的螃蟹纷纷挂网。张锦曾捕到单只重约半公斤的螃蟹，600元卖给了鱼贩子。一年下来，他可以到手2万多公斤鲜鱼，年收入约10万元。

1998年，长江发大水，房子被淹，父母带着张锦弟兄3人搬到了堤内的古龙村，有了第一个钉门牌号的房子。家里的3条船仍旧停在长江边，木船是父亲的，张锦和哥哥一人一条小铁船。

可渐渐地，鱼不再好打。2000年夏天，张锦一路追着鱼打，把船开到鄱阳湖，回了趟江西老家。“那里鱼多我才去的，也不完全是贪玩。”

“2010年后，江里的鱼更难找了，就连以前常见的‘江猪子’也不见了。”张锦口中的“江猪子”就是长

江江豚。尽管觉得奇怪，但他没多想，因为鱼不好打，鱼价倒是涨了不少。

木船易损，小铁船又跑不远。为了多打鱼，他干脆自购材料打了条大铁船，15米长、2.88米宽，还配了2台柴油机，用掉6万多元。

2014年，张锦打到毕生难忘的一条“大鱼”。那年11月15日，张锦和妻子来到沐鹅洲放网。40分钟后，江面汩汩冒出水泡，渔网剧烈抖动，一条3米多长、头很尖、背部有明显骨板的大鱼显出轮廓。

“这是中华鲟！受伤了。”张锦心头一震，拨通渔政部门的电话……后来，这头中华鲟迁居北京海洋馆，得名“厚福”。

这之后，“厚福”受伤的模样在张锦脑海中挥之不去。他意识到：靠水吃水，不能竭泽而渔。

2020年，武汉计划提前启动长江、汉江“十年禁渔”。张锦接到通知，要退捕上岸了。

“上岸”半年回到江上 一眼看到自家渔船成了执法船

张锦心里并不情愿。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两样：一个是渔船，一个是捕捞许可证。一旦真的上了岸，赖以维持生计的这两样“宝贝”就没了。

父亲看得开：“也不能打一辈子鱼，上岸就上岸吧！”妻子张誉也劝说：“国家要真禁，我们也是搞不长久的，要不然做些别的事。”张锦反问：“我能干啥？”渔业队有人先动了，上交渔证渔船，拿到补助，还语重心长带回一句话：“长江病了，不能再等。”

眼看着，“禁渔”的日子越来越近。

2020年6月的一天，张锦和妻子去鄂州打鱼，天气原本不错，可船刚到鄂州江段，江面上就起了大风，船上的雨棚瞬间被吹翻，小船在汹涌的波涛中剧烈摇晃，整整一个小时，夫妻二人贴紧船舷不敢动弹。

当天晚上，张锦看了眼熟睡的孩子，与妻子掏心窝子：“不能让孩子再走我们的老路，是时候放下了！”

长年拉网捕鱼，张锦的手粗壮有力，可在退捕承诺书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，握笔的手竟有些抖。

拿到30万元补偿，夫妻二人在双柳航天新城付了首付，购买了一处106平方米的房产。渔民安置联络员还给张锦送来了3份工作：

第一份工作在玻璃厂，每个月3200元。去了一天，妻子让张锦别干了，说对身体不好。

第二份工作，张锦已经不记得了，每个月大概2000元，他没有去。

第三份工作是到一家大厂做电焊工，每个月8000元。修船时自学的电焊手艺派上用场，张锦顺利入了职。可这份工作，他只干了40天。

2021年初，张锦接到同村伙伴的电话：“当不当巡护员？渔业队差人。”

“主要干啥？”
“巡江，然后劝钓。”
“收入怎么样？”
“每个月差不多1800元，正常交社保。”

“好，我考虑一下。”
他没有立刻回绝，妻子觉得奇怪：“一个8000元，一个1800元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

张锦有自己的想法。工厂的收入固然可观，但需要按点到岗，孩子没人照顾。他想到了自己的童年，父母陪得少，他的学习也不好。如果回到江上，他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，人也相对自由。

去渔政协助巡护队报到的第一天，张锦一眼就看到自家的铁船。原来当地渔民上交的渔船大部分进行了拆解，但有6条成色较新的船作为内河巡护船被留用下来。渔政部门希望张锦加入，就是看中他年轻、知水情、熟悉自己的船。

就这样，脱下水裤，换上制服，张锦重回长江怀抱。